

第一场风雪

遯 斐 著



北方文艺出版社



第一场风雪

遼 斐 著

北方文艺出版社

1963年·哈尔滨

第一場風雪

遼 斐 著
晁 楣 插图

北方文藝出版社出版

(哈爾濱道里森林街14-5號)

黑龍江省書刊出版業營業許可証黑出字第002號

長春新華印刷廠印刷 黑龍江省新華書店發行

開本787×1092毫米·印張7½·插頁(平)6(精)9·字數102,000

1963年6月第1版 1963年7月第1次印刷

印數:1-26,000(其中:精裝1,000)

書號:0129

統一書號:10·115

定價:(6)平八 角
精一元二角

目 录

駿馬奔馳（代序）	1
第一場風雪	9
踏着先烈走过的路	20
山东哥	33
迷山	42
密林深处	53
新的起点	65
林海初航	73
呼瑪河畔	90
在鄂伦春族的一个屯子里	100
獵入小屋	110
草原秋行	120

琴声	120
女骑手	124
草原之歌	128
奔驰在草原上	141
潺潺流水	162
启航	174
金色的九月	184
沸腾的夜	198
边远的小屯	209
镜泊湖散歌	219

駿馬奔馳

一位詩人站在黑龍江省的地图面前，审视了好久对我說：“黑龍江省的地形，多么象一匹奔馳的駿馬啊！”

是的，黑龍江省象一匹駿馬，瞧它側拐着头，伸長脖子，前腿勾起，甩直了尾巴，渾身汗水縱橫，熱氣蒸騰，長嘯一聲，正流星一樣在奔馳呢。

現在，是第二個五年計劃的早晨，全國正以洶澎湃之勢在躍進。在這兒，黑龍江的人民，也跨上了馬背，握住馬繮，揚起鞭子，呼嘯一聲，駿馬躍起前蹄，騰雲駕霧，向甩袖無邊的大地，向美好的春天馳騁。

我們仿佛聽到了急驟奔馳的馬蹄得得聲。

(一)

在“紅色之岸”的工地上。

寒风凜冽的早晨，从江南来的吊装工人，爬上耸入云霄的鋼梁。他忘了戴上手套，手掌按上鋼架，掌心差点儿掀去一层皮。他才站稳，立刻吹起哨子，挥着胳膊，吆喝着塔式吊車轉动过来。七十米高的塔式吊車象一只鷹，叨着預制屋面板，送給云端上的吊装工。风在他耳边呼啸，云在他身边飞过，下面深渊一样悬空，他却自自在在地象走在平地上。当塔式吊車挪动位置的时候，吊装工抹去凝結在胡須上的冰碴儿，向才升起的太阳招招手說：

“你早呀！”

太阳羞得滿臉通紅，急忙躲进云层里去。

吊装工豪迈地說：“我們安裝这么老大的屋面板，从一天装十八块跳跃到二十六块。太阳呀，你別躲起来，請你算算这笔賬吧！”

当年的將軍，今天規模巨大的建筑公司的經理，蹲在工程指揮部里。電話鈴不断地响着，炉火

映紅了这个低矮的临时工棚，也把綠色的灯染成澄黄色。他眼瞪瞪地望着那只发烏的紅色灯泡，他不希望这紅灯亮起来，却盼望重点工程滿堂紅。就象当年派出了偵察兵，等待那三顆紅色信号弹亮起来一样，既紧张又兴奋。

突然电话鈴又响起来了，他听完工地主任的报告，立即冲出工棚，工地上的灯光和星光无法分清，他看到了八层楼房那末高的沉箱，拨开地面，已平稳地沉下地里去，沒有发生任何事故。他吁了一口气，满心高兴，健步如飞地走向宿舍，想好好睡一觉。

一进温暖如春的房间，灯光一亮，桌上一顆和着血泥，生了锈的子弹又映进眼里，他搭拉下来的眼皮又睜开了，身上的弹伤又在隱隱作痛。

这颗子弹，藏在自己皮肉里有十年之久，它伴着他的血液，曾使他失去健康，但是，也正是它，鼓舞着他夜以繼日的工作着。为了保卫和平，不讓任何一顆子弹来损伤孩子們，为了搶时间，使工厂早日投入生产，即使累一点又算什么？这不也等于打了一个胜利仗么？

在哈尔滨，松花江边。

鉗工苏广銘，这些天多么兴奋，脸紅膛膛地，象朵盛开的月季花。二月十七日那天，他下班回家，一进门就喜孜孜地对妻子馬丽珍說：“天大的喜事！”

馬丽珍問：“什么喜？”

过了四十岁的苏广銘还孩子似地說：“你猜！”

馬丽珍想他的喜事，归結不过創造发明吧？可是苏广銘一个劲搖着头，最后才悄悄說：

“我从十二岁当学徒起，經过了旧社会，新社会，这回可碰到了稀罕事啦！你猜怎样着吧，市委書記来拜我做师傅啦！这还不算啥，他还不讓我叫他書記，却叫我喊他老林，我怎么叫得出口呢？明个林書記还要来拜年，你說，咱們拿什么来招待？”

第二天午后，馬丽珍正忙着擦地板呢，市委林書記，工厂党委書記……一大伙人全来了，一屋子也坐不下，师傅还沒来得及招待这个徒弟，林書記把一支鋼笔一个筆記本送給他！馬丽珍等客人走后对苏广銘說：

“你可別象旧社会的老师傅，猫教老虎学本領，

还留一手呀！”

“嗨！你把我老苏看扁了，我要把浑身本领全教给别人，还要帮着和我挑战的对手撵上我呢！”

瞧吧，这些天苏广铭的车床四周，挑战书挂满了，苏广铭车床上的五颗红星闪耀着，苏广铭的心和这五颗红星一样闪亮，别人还在第二个五年计划的早晨，而他已经完成了第二个五年计划的指标。

自从一九五六年在北京参加全国先进生产工作者大会以后，他把上海车工盛利的经验带回来了，把无脚拖拉机手李来财的毅力与意志带回来了。李来财的形象鼓舞着他，他的手和心一起在飞跃。他在哈尔滨；在全省，在全国，……所有车工的眼睛注视着他，大伙儿说：

“我们的标兵，来比比吧！”

是的，来比比吧！撵上他，超过他吧。为了第二个五年计划的早日实现，为了建设社会主义。

(二)

过去十年九不收的阿城西川乡，这会又在修筑水坝了。他们去年曾把河水切断，引水爬山过岭，

走了八里地，注入水庫，再用水澆灌了水稻地，得到了丰收。今年他們担心桃花水下来把坝冲坏，又补修开了。他們不要国家投資，不用貸款，老头搓草繩，妇女織草袋，就地取料，就地用材，完全靠自己解决。那全省又有多少个西川乡，在大事兴修水利啊！

这些天风速一秒鐘能走三公里，风吹的人站不住脚，还冻脚，有人挑着土籃子带头吆着号子——“冻手冻脚不冻心，不完成任务不收兵。”有人立刻合着：“天寒地冻咱不怕，要叫河水搬搬家，兴修水利千万日，多打粮食为民为国家。”

女青年团员一边担土，一边寻思，想到前几年搶收，两脚插在烂泥里，鞋子拔不出来，就赤着脚去掏被水淹了的土豆。今年水庫修好，秋后将是大丰收，想到这，也大声应合着号子吼起来，声音冲上了天。

黎明前，羅北天津青年农庄的主席来了，他又想到前几天在县里开会时，十五庄的庄主席說的話——我們哪个庄也不比，单找天津庄賽一賽。他想

到十五庄全是山东的青年小伙子，大半是复員軍人，到蘿北来了以后，盖房、拉木头、种庄稼……都受过县委的表揚，这对手可不弱呀！这回修水庫，他們和咱庄肩靠肩，是好汉是孬种，一瞅就見高低，这不含糊。他急忙起来，把团支书叫醒，一同走出門去。

門外一片漆黑，伸手不見五指，风雪迎面扑来。

庄主席想，这末个大冷天，手掌貼上鋤头柄，会掀去一层皮吧？于是庄主席和团支书商量，决定讓小伙子們歇一天，等晴了天再干。

他倆的話才完，木把打着輕鉄盆的声音飘过来了。小伙子、姑娘們全涌出草房，唱着、笑着、鬧着，象一群出巢的麻雀。接着，整齐的脚步声近了。庄主席立即迎上去，大声說：

“同志們，今天正下雪，咱就歇一天吧！”

“不！”“不歇！”“十五庄跟咱挑战呢！”“时间就是財宝，咱們要大跃进。”

风雪想把小伙子、姑娘們的声音刮跑，可是，小伙子和姑娘终于把风雪战胜了。

黑龙江边，金星社有个女生产队长，今年六十六岁了，头发已经斑白，可是精神满好，象一支披着“树挂”的老松，那末矫健，那末艳丽。她为了多打粮食，去年自己试种了两亩麦子，她扒炕土，烧骨灰，每天天不亮送肥下地，秋后每亩麦子收了三百九十斤。今年全社的麦子准备全按她的方法种。她还组织全社妇女在农闲时上山捡黑菜，采蘑菇，积肥，采猪菜。去年她下地干活也不少，一年干了二百八九十个工。今年她争取干三百个工，保证妇女们不缺勤。她在出席全省农业积极分子大会时说：

“鲤鱼能跳龙门，在咱这天寒地冻的边境上，也要飞过黄河，跳过长江呢！”

.....

使不尽的劲儿，写不完的故事。

黑龙江，你雄壮的骏马，在这甩袖无边的大地上，正飞跃前进。我时时刻刻都听到那急骤的马蹄得得声！

第一場風雪

火車越走越慢，車輪發出咯吱咯吱的聲音。我對同伴說：“火車爬坡了，這坡不知有多高？”我的同伴笑笑，搖搖頭，仍注視着窗外。

“這是千分之二十五的坡，不算太高！”从我背後傳來陌生的聲音。我回過頭去，見一個穿對襟棉袄的中年人，腰里扎着皮帶，西服褲却打着裹腿，腳上蹬着棉襪，穿戴得有點不倫不類。可能是為了爬山涉水吧？

同伴指着窗外一片樺樹林，招呼我看——白樺樹象圍牆，屹立在松苗的四周，象故意種成那樣！

“干麼叫它們雜居呢？這樣的‘林相’不好！對么？”我問。

“這不是人造林。”還是那個中年人答話。他站

在窗口，两手撑在窗框上：“这象是火烧迹地，过去大概是片松林。未烧前，松塔早已埋在地下了，以后白桦树籽随风飘来，就落在松苗四周。幼松很娇嫩，没有抗击力，而白桦幼年却不怕风吹雨打，它象姊姊爱护弟弟那样护着松苗，把空中和地下的养分让幼松吸收，直到幼松长结实后，白桦憔悴了，人们就该把白桦伐倒，否则它会变成空心，不久自己就倒下去。”

自然界的事多么有意思。

“你是林学院毕业的么？”我问。

“我象进过学校的人么？”中年人大声笑着，声音很宏亮。他摸摸自己光秃的脑袋，继续说：“我是扛大活出身的。”

“可你怎懂得那么多？”

“这叫什么懂？学了些皮毛！”他谦虚地挥挥他的大手。

当他知道我们要上修筑共青团铁路的指挥部去，他又滔滔不绝地介绍修筑共青团铁路的事，甚至还讲了关于小伙子姑娘们的趣事。他讲得很生动，把我们都吸引住了。

正談着，車長來檢票，很快就要到終點站了，我們忙着收拾行裝。

窗外，天空陰沉沉的，樹枝在舞動，天氣要變。

突然傳來香甜的鼾聲，原來那個中年人已躺在椅子上睡着了，才那末一會兒就睡得那末沉，連火車的撞擊也沒把他驚醒，我對同伴努努嘴，會心地笑了。

火車到終點時，我準備叫醒那個中年人，但是他已不見了。我們竟不知道他什麼時候起來，又在什麼時候走了的。

第二天一早，我們向尚未完成的共青團鐵路走去，在零點的帳篷群那兒，小伙子們早已在挖土了，路旁滿地是青菜蘿卜。他們邊挖土邊議論——“要不是副指揮提醒了咱，不把菜窖起來，運到上面去的全成了冰！”“嗨，就數咱副指揮細心，修路時叫防火，現在叫防凍，一顆心就象貼在這條路上啦！”“唔！他現在還管林業局呢！”“冬天還沒來，他就叫搶運煤，副指揮就是看得遠呀！”

風把他們的談話卷走了，我們也走遠了。

忽然从帐篷里鑽出一个小伙子，揮着手向我們奔来，拦住我們的去路說：“沒想到你們起脚这末早，副指揮交代了，要你們騎他的馬走！”

我們并不認識副指揮，可能这馬是給別人預备的。我們謝絕了他們的好意，沿着共青团鐵路走去。

路基已經修好了，路突出在坑坑洼洼的草甸子上，袒露在两山之間。想到在火車里，那个中年人談到在四面是水草甸子上修路的困难情景，更感到这些共青团員沒有被这严重考驗吓倒，居然把这路修好，从这草甸子上通过了。

路基的两旁，还留有破扁担，烂筐子，还有歪斜的独輪車……仿佛空气里还回蕩着小伙子們的歌声，笑声，劳动时的号子声……实际，这里是那末寂靜，小伙子們早已轉移到上面去了。現在只有南归雁匆匆飞过的拍翅声和从远处传来的有节奏的打山石的声音。

阳光象和人們捉迷藏，时而从破棉絮似的云縫中鑽出来，时而隱进云层，低沉的天空，象长了毛那样，风飞快地推着低云跑，有时还帶着粗拉拉的